



至尊红颜

吕后

朱旭
著



中国历史上三大女性统治者的成长之路
世人只看到她们的威风，却难体会背后的凄凉。
她们是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女子，也是悲苦可怜的女人。

中国华侨出版社



至尊红颜

吕后

朱旭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至尊红颜. 吕后 / 朱旭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13-5734-2

I. ①至… II. ①朱… III. ①吕后(前 241~前 180)-传记
IV. ①K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252478 号

至尊红颜. 吕后

著 者 / 朱 旭

责任编辑 / 文 蕾

责任校对 / 孙 丽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67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39 千字

印 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5734-2

定 价 / 33.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中国历史上三大女性统治者的成长之路

世人只看到她们的威风，却难体会背后的凄凉。
她们是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女子，也是悲苦可怜的女人。

前言

有些人，生来就无法选择路途，因为她们是女人。

即使在历史上留下累累恶名的吕后，她一开始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富家少女。

那时候的吕雉，是单父吕氏的小姐，继承着祖先姜太公的荣耀声名，她会像所有古时的大家闺秀那样，被父母指婚给一家门当户对的夫婿，在举案齐眉的平淡日子里过完人生。

但命运如女子手中的纺线，剪不断理还乱，当暴秦铁蹄踏过东方，纵然是理该无忧无虑的吕雉，也不得不接受被时代赋予的命运和梦想破灭的痛苦。

是继续当自己的富家小姐，还是委身下嫁给没有常性的亭长？明明不难的问题，她却给出了与众不同的答案。

因为她的父亲相信，这个邈邈的中年人是女儿的未来，所以吕雉选择了相信父亲。

那是半推半就的一场婚姻，更标志着吕雉命运轨迹的一次转折。从此，富家小姐的生活彻底远去，乡村农妇才是她将要面对的新身份。而乱世的大幕正重新徐徐拉开，她的丈夫正站在台前摩拳擦掌——他已不再是刘季，而是刘邦。

刘邦，一个不入流的乡间亭长，他的义军屡战屡败，他心中渴望诸侯之列，却不知为了这个愿望，作为妻子的吕雉为他承受了多少苦难的折磨。

于是，刘邦啸聚芒砀，吕雉被打入大牢饱受摧残；

于是，刘邦西进咸阳，吕雉枯坐家中侍奉家翁苦等丈夫归来；

于是，刘邦与项籍逐鹿中原，吕雉不幸被敌人抓获成为要挟刘邦的筹码；

当吕雉满怀希望等待分别多年的丈夫前来营救自己时，他却冷冷地喊出那句遗臭万年的“分我一杯羹”……

历史如滔滔大河一去不返，吕雉却始终扮演着男人们身边的附属品，以连配角都算不上的身份旁观他们纵横捭阖、挥剑争雄。然而她不服：谁说女子不如男？

因为她是汉朝的吕皇后，是这个继秦朝之后强盛的大一统帝国的第一个女主人。

她爱丈夫，也爱上了这片江山。在丈夫高大身影的背后，吕雉终于伸出双手，用她自己的方式为新生帝国的未来做尽一切打算。

她杀功臣，害死无辜的皇子，用恶毒的手段屠戮丈夫的宠妃，让满朝文武在她的怒火前不寒而栗……

现在，让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去认识一个真实的汉朝吕后吧！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家门·乱世豆蔻无烂漫	001
	乱世殃池鱼	001
	落魄奔吕庄	008
	凤出小兀山	015
	笄礼现真身	022
第二章	出嫁·从父委身泗水亭	029
	亭长刘大鼻	029
	筵后识夫君	040
	父命定终身	049
	惊现风流债	056
	下嫁刘家园	065
	偶遇相面翁	071



目录
Contents

第三章	反抗·天下苦秦久矣	082
	私放咸阳徒	082
	寻夫芒砀山	091
	身陷沛县狱	102
第四章	兴兵·群雄并起随沛公	112
	乱云忙飞渡	112
	兵燹指秦宫	123
	嬴姓临灰飞	132
第五章	楚汉·双雄乱斗美人愁	140
	双龙会咸阳	140
	霸王君天下	151
	风云起汹涌	161
	再做阶下囚	170
	分我一杯羹	182



第六章	母仪·昔日落凤鸣天阙	192
	新宠夺旧爱	192
	霸王别虞姬	197
	大汉吕皇后	203
第七章	出手·一夕杀尽开国臣	209
	暗流随风转	209
	慈母铁石心	214
	钟室杀淮阴	219
	辣手诛梁王	226
	奋力保东宫	231
第八章	易主·不惧人言屠旧怨	238
	榻前留遗策	238
	错着险倾覆	242
	虐杀戚夫人	245
	庶子忙自救	250



目录
Contents

第九章	封赏·吕氏一族俱欢颜	253
	无端毁人伦	253
	稚子坐龙廷	256
	废白马之盟	260
第十章	落月·千载谁知女主心	264
	煞气蚀骨肉	264
	忠臣荡诸吕	268
	女主传后世	273



第一章

家门·乱世豆蔻无烂漫

姜子牙的嫡传后代，出身高贵的齐地平民，却洗尽华彩，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之中，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他的命运由时势掌控，但她注定要成为家族摆脱祖先阴影的关键。乘着传说异象而来的生命，终将在大乱重启前，导入历史的轨迹。

乱世殃池鱼

齐地的人总会说，他们的立国始祖吕尚是绝无仅有的伟大存在。

吕尚姓姜字子牙，他的先祖伯夷曾在舜王、禹王时做四岳（掌管诸侯事务的官职），凭借辅佐禹王治理水患的功绩，伯夷被封为吕侯，吕氏由此成为姜姓的一个新分支。

星移斗转，时间流逝了千余年。殷商末日前夕，年过 80 的吕尚终

于在渭水河边等到了他等待已久的未来与希望——西伯侯父子。

有心灭商的姬昌、姬发，对直钩离水、背坐垂钓的吕尚心折不已，当即将自己的车辇赠予他，请他随自己回西岐辅佐姬姓的霸业。为表诚意，年迈的西伯侯甚至亲自背着比自己更年迈的吕尚前往停车地。

就这样，吕尚坐在西伯侯的车辇上，享受着姬昌拉车、姬发推车的最高礼遇，却泰然不动。山路崎岖，姬昌大汗淋漓气喘如牛；在路过一个小小的陡坡时，姬昌不小心脚底打滑跌倒，笨重的车辇只得尴尬地停在坡上。

吕尚却哈哈大笑地从车上轻盈跳下，搀着汗如雨下的姬昌道：“侯爷拉辇八百六十四步，我当保新朝八百六十四载！”

于是历史上第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正式开启：姬昌病死后，即位的太子姬发在吕尚辅佐下，成功联合其他部族军队在牧野大败商军。商纣王自焚于鹿台之上，拥有六百年超长国祚的殷商王朝就此终结，取而代之的则是武王姬发的周朝。

身为灭商战争中无可争议的首席功臣，已经荣尊天子岳父、位列太师（军职）的吕尚，被姬发分封到齐地营丘，称齐公，正式裂土封疆。武王的三个弟弟作乱时，周成王允许吕尚征伐天下叛军，周公姬旦东征时又令齐国北迁，最终在山东半岛定下了固定版图。

成为齐太公的吕尚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竭诚保护周朝的领土。他的齐国远离周都镐京，处在最东方，山高路远，又因北迁濒海而富甲天下、人丁兴旺——这本身就代表着周天子对“太公望”的无条件信任。于是在分封诸侯的年代，姜姓吕氏始终保持着对镐京的忠诚。

然而，这份忠诚却被姬姓和姜姓的不肖子孙毁灭殆尽：周安王十

六年（前 386），妫姓田氏家的齐相田和将齐康公放逐海上，又向周安王行重贿，诱使后者封建自己为新的齐国之主，姜姓吕氏从此彻底退出周朝的诸侯舞台，沦落民间失掉了贵族身份。与他们一同退出历史的，是曾经以礼治国、尊尚古体的春秋时代。

虽然不再是国主，但享国近七百年的姜姓吕氏留下的政治影响却始终在齐国悄然发生着化学反应。继任的妫姓田氏即使再如何用心经营这个国家，哪怕在齐湣王时登顶战国之首、号称“东帝”，他们也只被天下人视作是沾了首任齐公吕尚的荣光；在一些狂热崇拜吕尚的地方，相同或近似的看法比比皆是。

没有刻意的羞辱看低，只因吕尚和他的家族永远是齐国不可逾越的巅峰。

所以齐人绝不会想到，由吕尚开创的齐国会成为商朝大将纣的后代秦国毁灭——东西帝中的“西帝”，正是秦昭襄王嬴姓赵稷；更可怕的是，昭襄王还有一个杀伐酷烈、野心勃勃的太孙——嬴姓赵政。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 221），秦国名将王翦之子王贲裹挟攻灭燕国的余威，纵兵南下攻入齐地，出人意料竟如入无人之境。直到兵锋触及淄城下，对军功饥渴难耐的秦军士卒们赫然看到，齐国都城的门楼已被一块硕大的缟素覆盖——齐王田建献城投降了。

东方六国中最强盛的齐国、齐太公姜子牙一脉呕心沥血数百年经营的产业，被田氏齐王以最耻辱的方式彻底葬送。如若吕氏公族在天有灵，不知道他们会以何种面目看待眼前血淋淋的一切。

数百年前便驾鹤西游的吕尚自然不可能预料，“礼乐崩坏之世”的终结者会是嬴姓——不管被许仲琳《封神演义》描绘得如何神奇，

姜子牙终究是人不是神。同理，式微近两百载的吕氏早就不愿理会齐国的生死，他们像所有夹缝中苦苦求生的人那样，正为自己的身家安危不遗余力地苦心经营。

然而永远不会有人想到，安静繁衍着的吕氏族人会出现一个左右未来的后代。

居住在齐国单父的吕文，同样是没落吕氏中的一员。他很幸运，尽管篡夺了齐国权柄，妫姓田氏却没有把姜姓吕氏一网打尽的心思。

妫姓田氏的诸侯身份来自周天子的赐予而非强抢，最不缺的就是理直气壮。同时，作为齐国的统治者，田氏根本无法撼动姜太公后代的人望，只有厚着脸皮做国主这一条路可走。况且，即便他们真的大开杀戒，也绝无可能屠尽繁衍了数百年的吕尚后代。然而，或许正是宗族人口枝繁叶茂的缘故，单父的吕文看上去不起眼得有些过分：在重商主义的齐国，他经营财富的手段比别人高明不了多少，随便哪个临淄城的富商都能将他打败。吕文的家世出身同样低得可怜：乱世虽乱，规矩却不乱；掌握特权的始终是公侯世家出身的贵族们，平民百姓或无姓市井不仅不可能跻身上层社会，甚至连触碰权力的机会都没有。吕文怎么说也是吕尚的后代，又有不菲的家产，却没能强盛起来，足见其先祖的地位之低。

虽然硬件上有些吃亏，但家大业大的吕文并非完全没有拿不出手的名声；正相反，凭着一项远近闻名的独特技艺，吕文牢牢占据了单父周边的话题头条，成为无可争议的流行人物。

这项技艺叫相面。

所谓“相面”，是算命中最常见的手段，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身材相

貌，来预测、推断对方未来的祸福和命运。富甲的吕文出身姜姓，又身兼相面奇术，单父周边的百姓们对他自然极为尊敬，谈及必称“吕公”。城中有身份的人也以自己和家人能被吕文相面为荣；若是吕文看了他们的面相很高兴，说他们日后定大富大贵、人丁兴旺，则必然欣喜若狂，回府大摆筵席。若吕文面带忧色，吞吞吐吐不肯多言，这些贵人们就会比吕文还要难受，因为他们认定自己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对吕文来讲，相面只是他调剂生活的茶余闲趣，既不是讨生活的本钱，也非他结纳外界的手段。作为吕尚的后代，虽然吕文像许多男人一样，有些志在天下的想法，但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不休纠葛，到底还是蹉跎掉了大好岁月。

然而现实并没有轻易放过吕文。

秦王政六年（前 241），在楚国考烈王卬姓熊完的支持下，春申君黄歇联合山东五国，由名将庞煖领军进击秦国，黑云压城之下，一时间秦国竟有了灭国之势。

楚国和其他诸侯的目的很明显：长平之战埋掉了骑射强赵的 40 万人马，崤山以东再也没有谁能单独对抗秦军。如果不在秦国大举东侵前灭掉它的威风，到时就不只是弱小的韩国面临灭亡的危险了。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将秦国日渐无敌的军事力量扼死在摇篮中。

事实证明，春申君的计策只成功了一半：突如其来的六国联军很快就逼临秦国门户函谷关，秦国国内人心浮动，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一度传出联军已经攻破关门、直冲咸阳的流言。但联军的胜利也到此为止；关键时刻，秦国竟然再次像二十年前长平之战时那样，发布全国动员令，拉着所有 15 岁以上的男丁入伍，短时间就组成一支大

军，浩浩荡荡地开出函谷关，与旗号不一、军服各异的六国联军相视对垒。

几许清风拂过，吹来低沉的鼓声，浑厚的低音似乎连砂石也感到不安。原本视野十分开阔的战场，由于秦军的渐次列阵，忽然变得逼仄难忍。待秦军战阵成型，联军与他们相距已不足数百步。

望着对面旌旗漫卷、衣甲炫目的敌人，不仅前方的六国将领们心悸难忍，饶是坐镇中军的春申君和主帅庞煖也隐隐不安起来。

“轰隆！”秦军背后的山谷中传来一声闷响，那是函谷关关门的声音，秦人决定死战六国了。

然而最可怕的，是地面砂石的震动并没有随着闭关声而停止——秦军的后续部队仍在集结之中。

庞煖试图令将领发起几次试探性的攻击，但联军互无从属，竟无人肯上前挑衅。春申君无奈，便同庞煖商议后命楚军先行进击。结果大军动了没几步，对面的秦军骑兵便从阵前飞驰而过，升起腾腾的烟尘，楚军士卒登时被吓得连连后退。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哪个将领敢先行出战了。

面对随时可能出现哗变炸营的联军，春申君不得已放弃了原有的战略，与秦军对峙数日，却始终找不到敌人的破绽。最终，联军悻悻收兵，反被秦军追剿数十里，这场战国史中最后一次“合纵”战争以虎头蛇尾结束。

齐国没有参与这次合纵，齐王田建甚至懒得听取臣下关于战事的汇报，一心只想置身事外，免得惹恼他的秦国盟友。但当消息传遍市井、继而传到单父时，却给吕文带去了不小的麻烦。

秦王赵政这一年不到 20 岁，尚未亲政。代替他坐在秦宫里指挥抗击六国联军的那位相国，正是战国豪商、文信侯吕不韦——很不巧，他也属姜姓吕氏，算辈分还是吕文的重叔祖父。

流言的传播不需要成本，单父城里的人很快就都知道了吕文和吕不韦的关系，并迅速抛出涉及阴谋论字眼的猛料。尽管两位吕氏素昧平生，籍贯也完全不同，但单父城中的父老巧妙地无视了这些事实，认定吕文是吕不韦的家人，被视为强秦安插在齐国的眼线。

明眼人都知道这种推论是可笑的，不过他们乐得看热闹——单父是座小城，极度需要任何能调剂生活的作料。

可吕文难以接受不怀好意的猜测。他对吕不韦的全部了解仅限于此人曾是富商，在赵国为做人质的庄襄王赵子楚积极奔走，凭借奇货可居的眼光在后来扶摇直上当上了秦相国。如果没有流言传播者的大力宣扬，吕文甚至不知道吕不韦也是自己的亲戚。

流言越传越神，已然演变成一出姜姓吕氏借连横齐秦离间六国、企图从中渔利重夺王位的大戏，整日游荡在单父人口中，连素来与吕家交好的几位贵人也不断谈及此事，甚至煞有其事地询问吕文，那个吕不韦投秦前可曾去新蔡的吕氏祖庭祭扫。不胜其扰之下，吕文决定离开单父城，找个人少的去处避避风头，至少等到城中人不再纠缠此事为止。可吕文不能走得太远，那意味着他真的是秦国细作。

想来想去，吕文终究没敢离开单父。他在城外的老家吕庄尚有不少田地，还有间大宅，是家族的祖产，平日只命治下的农户耕种打理。吕文不是很喜欢那个地方：庄子虽大，却没有多少人；吕家没有豢养门客，府中只有家人和奴仆，住起来很不安全。和相对热闹的单父相